

無回輯

後學

然若倩

訂

章如錦無文

學而章

此章是就見成的說無工夫觀文勢亦自可見凡言不亦乎者疑中含決歎美之詞也歸季思云自律之故言之有味三節本是開說咏嘆之詞約其理則認學字真一言可盡學真而時習不待言矣時習而悅不待言矣末二節正見學中必然之妙耳學則有說樂而無慍三乎字參差咏嘆直是指點學中快

活真景象。續象山云。論語中多無頭柄的說話。如學而時習之。不知言所習者何事。水西會語云。古人理會心性。只家常事。故開口說學而時習之。不必說如何是學。愚謂聖人言學而時習之。默而識之。好古敏以求之。蓋實有所指。但不可以後儒思議耳。顏子亦然。故曰絕塵而奔。又曰顏子死而聖學亡。今人但知孔顏之爲聖學。而不知其所以聖者安在。謂聖無頭柄。非也。然必強以心字性字道字仁字實之。則又非矣。然則諸賢如何。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侗初云。聖賢千言萬語。說學字不破。此學體。

則洞洞幾則寂寂覺則慙慙用則蕩蕩其通於于人
也如聲度重垣而不礙其藏於密也如花開空谷而
無言與時既不相離習亦原非着力只覺處如行見
家一步前一步如饑得食一口甜一口耳續凡作意
用功必不能習無論終身一日猶難謂之曰時則無
時無處無起無滅相安相忘工夫到此無工夫矣卽
此便悅非時習之中更有一個說也近溪云人之
心時時變通亦時時妙運但不學則日用而不知能
學則乘時以習熟學至於此自然與天地萬物相
通卽一人不來亦自有天下歸仁之象豈有不朋來

之理。然不可謂來者。便是知。而不來者。方是不知。大抵學到盡處。其獨得之妙。不可持以語人。人亦豈盡解得。只是不知者多。如孔子之在當時。三千七十。豈不朋來。然欲無言。則子貢疑之。見南子。則子路不悅。故曰。知我者其天乎。然不然。不尤。又何嘗因之而生慍。此是學問中必有之理。不到此。不是真學問。羅近溪云。無慍。不是漠然無動于中。人有不知。必已有未盡。正習之未至也。○此是道理。但不可此處說。君子有終身自反之功。亦有毅然獨信之處。此君子是就見成的說。與王夫上手之君子不同。當與中庸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易不見是而無悶。同看。

孝弟

大意欲人認仁于孝弟。從來首節看無着落。所以上下二節意思說不融貫。看來爲人孝弟節正暗說孝弟爲仁之本。不好犯上作亂處便是仁。不好犯上便見長上能敬。不好作亂便處人接物都得其理。任是軋父坤母。民胞物與都是此心。豈不是仁。然都由爲人孝弟來。豈不是仁之本。兩好字要看得精。好從心上看。不但無犯上作亂之事。而且無好犯上作亂之心。滿腔子都是至和極順的意思。如此方是孝弟。如

此便是仁。君子務本，不是凡事都尋個本。本一而已。只從個本來，真心上務。生字對立字看。二句稍寬說。下二句緊緊點明以足上意耳。本以言此心之根抵處。人惟孝弟與生俱來。一念包孕千枝萬葉。無不攝入。故曰爲仁之本。此只就當體說。方見完足。若說施由親始，便是枝葉各離，反不圓滿矣。孝弟也者，非止喚醒語氣鄭重。有子所謂孝弟，看得極大。非止不學不慮之事。親從兄已也。續羅近溪云：人當一念感動時，思及父母，此心自覺疼痛。此心上疼痛的人，便會滿腔惻隱。遇物必肯方便，更無殘忍刻薄之私。

孝弟豈不是爲仁之本。程子曰：仁以孝弟爲本。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孝弟是仁中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程子恐後人顛倒性體，故詳言之。孟子曰：親親，仁也。親親與仁，亦未嘗分作兩截。程子以先天之仁言之，故曰：仁爲孝弟之本。有子以後，天之仁言之，故曰：孝弟爲仁之本。

巧言章

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仁矣。巧令與別處巧令不同，只是違心而發，便是巧令。講錄云：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嚴切，除却大奸大惡，忍心害

理利已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子說以言餽不餽亦是穿窬之意。慈湖云大抵精神外浮此心放逸則安得仁。仁人心也動則失之而況于外浮乎。放逸乎由心而發爲事親爲從兄爲萬善爲百行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隨物而動爲昏迷爲機巧詐妄。

三省章

義府云三省乃是當下便照隨照便化。看不得改勉二字曰身者與物接也曰三似寡曰日則遠矣。朱子云一日看集註亦有病如省察已作底事了。曾子

只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云云。近思錄云那七一日三檢點明道云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朱子云人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物了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病猶是輕惟是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個病却最重。往往是才有這箇軀殼子便有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是也。所謂流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到那裡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省。李孟誠云今人將三省認作隨事精察已前一段事。一貫作真積力久已後一段事。殊未然。聖

人之學論主腦則合下便是一貫論條理則到底是
要三省三省不是有間斷的工夫亦不是無主腦的
學問一日之間除却三者更有何事是無時不修省
也故曰不是有間斷的工夫忠是誰忠信是誰信習
是誰習故三省只是一省九思只是一思三省吾身
總歸一本故曰不是無主腦的學問

道千乘章

此章若作五件分看使民以時分明是愛人中一節
似未安只叠叠說去言道千乘者既須如此又須如
此耳不曰敬而曰敬事是萬殊之敬非一本之敬

也。若一本之敬。則脩己以敬。堯舜其猶病諸。安得復有別項。

一說疑問補云。雖分五項。其實總是爲民。觀敬事下着個信字。節用下着個愛人字。又說個使民以時。此方是爲國的道理。

弟子章

疑問云。此章以弟子起語。全是責成爲父兄者。通章俱重力行。上文之所指。雖廣。要不過孝弟言行之散見者耳。學文正以啟發其知能。培養其根本。非沾沾口耳之學已也。此數者。終身由之。而不盡。安得有

餘力。曰行有餘力云。正見其不可一息不力行耳。行有餘力。習慣如自然也。習則熟。熟則暇。所謂有餘力也。則以學文証之。續要知總是接續他最初一念。義府云。則以學文者。謂以此數者而學之於文也。行則求之於行。學文則求之於文。所求者惟此一事。更無餘事有味乎。以之一字也。謂以文行本末分先後者。謬也。以數者。謂以數者之意。學之自然與徒學文者。理會自別。

賢賢章

盡倫之外。別無學。是確然深信之詞。註較未是。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語氣同。是反復抑揚之詞。蔡虛齋云。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王字泰云。人只有一個心。而今好德。恰似將那好色的心換過了。更無纖毫掛帶。先恭簡云。今人賢人之廉。未嘗易其好利之心。賢人之恬退。未嘗易其好進之心。賢賢易色。其好賢始誠。易色。極形容賢賢之詞。致其身。朱子云。如送這身與他。憑他將來如何使。章中曰。賢賢。曰。易。曰。能。竭。曰。能。致。曰。與。交。曰。有。信。皆實實下手學處。

不重章

容貌詞氣莫非學問。不重不威。便是學之。不固處。非不重不威。學始固之。不固也。然君子之爲固學計者。又不徒在外貌。而在中藏。故說主忠信。下二條是補缺工夫。總是爲固學計耳。問主忠信。後於不威重者何也。朱子曰。聖賢言爲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扶豎把捉起來。愚觀易言履爲德之基。謙爲德之柄。而後言復爲德之本。亦是此意。忠信人之常心。主亦卽此忠信之心也。非忠信一心。而主忠信又一心也。但對上節外貌言。故說一主字耳。亦明

告人使知學問之主不外人人自有之常心不須外求。不如已或以我既友勝已則人將不肯友我爲疑故謂不如已爲與已不相同調之人非也。此處重毋友之心而不重友也。人苟不以得少爲足而好上人則所見自然皆勝已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况同趨向者乎。朱子語類亦有此問答曰不然人自是要得臨深以爲高。二條說在主忠信之後卽是極細。

慎終章

疑問云厚是民之本性。歸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反

於家之謂也。凡聖賢言感應處，只是盡其在我而人自從之。所謂表影形聲之相隨也。若有一分作法意思與其間，其應也不過驩虞，其不應不得不流於法制矣。

一說，凡事不勤始怠終，待人不暱邇忘遠，是爲厚道。不專指喪祭，喪祭其中之大者耳。

子禽章

聖人盛德，飲人如氣動而灰飛，候至而物變。此其妙感者不知，受者不知，二三子從旁聆識而體會之。其相商度如此，求之與句，與抑與之與句，子禽亦知夫。

子之非求。第不知邦君之何以與耳。子貢就中拈出。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語。見與之權。邦君不得而操之。亦自夫子操之也。故曰夫子之求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二賢識見差殊者。子貢認求與猶二。子貢併求與爲一耳。舊說說壞子貢固非。又云非求非與。得者正得其與也。非求非與。將誰告夫子。兩賢問居。評論目中恍設一夫子而摹擬之。字字泛傳神口中。徐徐轉出語氣。甚虛和安雅。此便是聖門學問商量處。只因子禽鳥無人。遂說得驚怪不獨。神情不肖。將夫子一段極平易極神化面目。亦埋沒千古。續。

要之。二。賢。皆。擬。議。之。詞。究。竟。所。以。聞。政。處。說。不。出。亦。不。容。言。說。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一。語。渾。然。着。不。得。一。毫。擬。議。茫。然。索。然。無。可。措。口。方。轉。出。下。二。句。以。贊。嘆。之。精

父在章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言人子哀痛惻怛。實有不忍死親之心。若先行悖逆。不可一朝居者。自當以幹蠶爲孝。如周宣之承厲王。豈容待得三年不改。○此論不可不知。若章旨只須淺淺說。無改不消說到有當改不當改處。管登之云。善論多載。夫子有感之言。而

記者失序其由。此章必爲有家之大夫。輕改父道而
以幹蠱矜能者發也。觀志觀行觀其孝也。言無改於
父之道則必其道之可以無改者。舊註以首二句爲
汎觀善惡以三年無改爲觀行之一節。恐非當日語
氣。觀稱孟莊子之孝便可見。觀人子者亦專責
其意而已。若隱忍遷就徒守格套以爲不改。此又愈
於改之甚者也。大非聖人之意矣。

禮之用章

禮生於和。和不離禮。和固不可謂禮。離禮亦無處見
和。故禮之用於天下必其藹然有以相結。翁然有以

相孚。太和洋溢。無一毫乖戾之氣。乃爲可貴。言禮之
用。於天下。必如此。乃可貴耳。若只以人心之自然。而
無勉強處。爲和便遺。却爲貴二字。且人順其無勉強
以行禮。能必其皆合於禮乎。亦難以通之。愚不肖之
徒矣。有子見老氏之徒。以禮爲忠信之薄。而僞之首。
充其說。爲禍不小。故發此論。全重知和一邊。人禮
之用。和爲貴。言禮之用於天下。必和乃可貴耳。用字
正。與由字相應。舊說體嚴而用和。非也。細味之。和是
體。禮乃是用耳。續刪正云。禮之嚴處。卽是和處。非體
嚴而用和也。人情有此真喜。然後爲嘉禮。以飾之。有

此真哀。然後爲喪禮以行之。若無喜而徒行嘉禮。無
哀而徒行喪禮。則不足貴矣。知和是賢智半邊人。知
禮之真味在和者。才知便覺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
而節自亡矣。亦不可行。是自行不去。假如君臣之情
通。而降階越陛。父子之愛洽。而反辱諍語。它自謂一
團真意。却如何使得。離和之禮非禮也。離禮之和
非和也。和禮卽是一塊生的。才言禮則自和自節
而無不行矣。知和者於禮中剔出一和用之。不知其
和。純是一團放縱。非先王之和也。知和二句作一句。
讀才知和而和自然不與禮相節矣。非如時文所云

又。不。以。禮。節。之。也。亦。不。可。行。自。其。流。弊。說。世。人。云。一。於。嚴。者。固。不。可。行。矣。一。於。和。者。亦。豈。可。行。哉。大。謬。傳。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禮。之。用。和。爲。貴。禮。不。離。樂。也。以。禮。節。之。樂。不。離。禮。也。先。王。非。禮。不。舉。樂。有。子。得。其。意。矣。續

信近章

朱子云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慷慨然諾。近於意氣。執躬卑遜。近於長厚。傾蓋定交。近於豪傑之致。三者皆人情所易動。不知精不萬全。它日又許多難處處。有了曰。近曰。

可。曰。不。失。曰。亦。可。道。理。儘。融。通。廣。大。正。非。拘。泥。之。說。但。人。臨。境。多。鹵。莽。不。肯。料。理。耳。稍。料。理。便。自。無。弊。

食無章

無。求。敏。慎。就。正。總。是。日。用。問。孜。孜。汲。汲。一。條。心。腸。所。以。爲。好。學。善。讀。書。者。只。作。一。句。讀。就。正。正。是。敏。慎。處。非。是。敏。慎。完。日。方。去。就。正。言。與。事。何。且。可。了。聖。賢。學。問。只。做。一。事。此。章。一。敏。慎。盡。之。矣。矯。輕。做。惰。又。只。是。一。心。不。如。是。不。謂。之。學。

無詔章

此章全是機。方子貢問時止，是論貧富耳。夫子者也。二字中，便有無窮之意。故能打動他，切磋琢磨之處。其斯之謂與。恍然見眼前道理，無不可以相通。此時與論貧富已沒相干。全是一團機趣。推盪於往來間而已。故夫子擊節與之。此等書全要看得活。註中已言未言不可泥。通章只子貢一問是實語。夫子可也。未若者也。六字便措之活處。如弄丸峻坂，不得不走。所以撥得子貢。七穿八透。却又以來往二字轉之。第不知子貢此時言下更作何景象。若仍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鈍漢。夫子豈肯虛下此金針。學者

須知無字處有多。多許妙處。方許讀此章書也。疑
問云。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諂無驕樂
與好禮。便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告往知來了。

不患章

不知人是我不能知人。若是微的人。人品到前。自然
燭照是非邪正。或不能辯較。落一層。刪正云。知人
較人不已。知看人當就好人半邊說。蓋彼之學問高
吾一尺。則身在堂下。豈能識測得堂上人。此全是自
己學問有虧。良知未廓。病切己身。故當患若不反躬
自責。而欲辯人是非邪正。則方人之學。聖門不貴也。

凡不知賢。賢不知聖。要到無人不知。豈是易事。安得不患。朱子曰。學到知人地位已甚高。

爲政章

爲政以德。與脩己以敬同。以北辰爲喻者。只是形容其以靜制動。以寡制多之象。要知與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別。不曰以德爲政。而曰爲政以德。可見未嘗廢政。但所重不在此耳。周海門云。以德不得說如何以德。使可形容。夫子不以北辰取象。續楊慈湖云。德之在人心。人皆有之。非獨君天下獨有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得其心同然者。謂之德同。

然者天下同此一心。同此一機。治道之機。緘總於人。君之一心。得其大綱。則萬目必隨。一正君而國定矣。選任自明。教化自行。庶政自舉。如水之有源也。何患其無流。如木之有本也。何慮其無枝葉。許敬菴云。夫子之得邦家。其運用精神。必有出於法制。敬令作用。經綸之外。堯之則天。難名舜之恭己。無爲文之不顯。惟德皆有所寤寐。而祖述者。故曰爲政以德。云云。此至德之化也。後人君德不足。少古人一段端拱精神。是以法令愈繁。而天下遂以多事。此古今盛衰治亂之所由分歟。玩辟如北辰一段。見其景象。與徒以

政爲政者其繁促補綴自不同言下恍然有神農虞夏之思焉。

詩三百章

姚承菴云思是人之初發念處思入於正則無不正。思入於邪則無不邪。故曰聖功之本。問六經皆可爲戒。何獨詩也。朱子曰固是如此然詩因情而起則有思欲其思出於正故指詩以示教焉。此夫子會意於詩之詞非教人讀詩法也。續

一說崔仲鳧云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咏美與刺而已。古人於詩朝夕諷咏如琴瑟之御讀美如慕讀

刺知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謂讀者以無邪之心求之。則去序之失也。袁了凡云。詩不獨正者爲無邪。凡變風變雅發乎情。止乎禮義。皆無邪之訓也。朱子以衛風等爲淫風。故有言惡之說。然言惡而能懲創。則亦刺邪而非真邪矣。王陽明云。讀詩只從原序。卽涉於狎暱者。不害爲主文。而譎諫亦是性情之正。無害於思無邪之旨。○按此皆申呂成公之說。

道之以政章

重一耻字。無耻雖欲不苟免而不可得也。有耻雖欲

不格而亦不可得也。須知政刑全爲民設，德禮不
全爲民設，有爲無爲分，而王伯之治辯於斯矣。

五十有五章

正蒙云：常人之學，日益而不知仲尼習察異於他人，
故自十五至七十皆自覺其進也。疑問云：玩志字
立字不惑字，知字順字，心字聖人只於心體上如此
向往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獨覺自得之趣，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非有知行分析之說也。陽明
云：到知命亦大段着力，不得愚謂立後無功不惑以
後，是一番熟現出一番境界耳。管東溟云：朱子曰

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又曰因其近似以自
名。欲學者以是爲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爲是
退托也。愚謂道可以一朝而聞。學不可以一蹴而至。
自志學以至從心。皆聖人實踐之語也。特以好學之
篤。自審甚明。有一言之未滿。卽不敢謂爲已能耳。若
分量已足而故爲退託。亦僞也。聖人無僞。朱子曰。
志如饑渴之於飲食。陽明云。志學卽是志不踰矩
之學。此語亦有病。志學。志聖學也。不踰矩。是所進
之境界耳。假令兩楹未夢。必更有一語。夫子豈肯以
從心爲足乎。管登之謂夫子未到窮神知化一境。愚

未敢知然。聖學無息，則斷然矣。學至於立，如作室之有基。程伯子云：志立而學半。湛甘泉云：立與不惑，同是不蔽於欲，然不免有毅然、惕然之分。至此心體員融，明達無間，辨邪正，別真妄，一切思維擬議渣滓俱忘。此天人之界，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子每驗立進不惑爲難。孟子知言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可想度也。金仁山云：不惑小德之川流，是於萬殊處看一本；知天命大德之教化，是於一本處看萬殊。在物爲性，在天爲命。物物有性，則物物有命。譬如草木亘萬古而天喬，鳥禽亘萬古而飛走。

造物豈一一而雕刻之。然豈無至一之理。故有物必有則。莫不有亭毒之元在焉。學不到此。而徒曰自然。而然。烏知其所以不然。亦籠統之論耳。知非知解之知已也。到此便與造化合德。若天命爲其所司者。然非後儒所能億度也。管登之云。命者天所授於人之定命。理與數合。莫之致而至焉者也。知之則與時屈伸。且知來而藏往矣。又云。朱子以漢儒吉凶言命爲粗。故純主乎理。歷觀詩書。每言天之明命。未嘗語理而遺數也。愚謂但言命。則數自在其中。孟子所謂莫非命是也。更不須說得。高中玄云。耳順如鑑之至。

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亦無容留也。朱子云。聽最是人所不着。力處於此無所凝滯。非天理爛熟不能。陳氏云。夫子聞滄浪之歌。卽悟自取之義。是耳順之證也。衡齊云。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之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熟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讀書錄云。耳順非特聞人之言語。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無不悟其妙。張子聞驢之意亦如此。高中玄云。

不踰矩。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維之熟也。規矩皆制器當然之則。不曰不踰規而曰不踰矩。此大有意。大約意員而理方。隨其圓而能不失其方。所謂如珠走盤而不出於盤者。非熟化不能。管云。矩本方而曰從欲。此至員之中出至方。所以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也。是爲精義利用之極。過此便是窮神知化境界矣。耳順由外以合內。用亦體也。不踰矩由內以合外。體亦用也。水西谷啓云。耳順從心。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有逆於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

入微之功。口義云耳順從心。皆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知有心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是一個理。

孟懿子諸章大義

楊慈湖云。懿子武伯子游子夏何孝。而夫子所答各異何哉。蓋曰孝者人之良心也。人人之所自有也。人所自有而有不足焉者。有以蔽之也。懿子蔽處在違禮。武伯蔽處在不謹。疾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各去其蔽。則數子之心。固自全也。數子之孝。

未始不足也。聖人不能予人，以所無能去人之蔽而已。

孟懿子章

論語訂釋云：懿子之父曰僖子，嘗相昭公如楚，耻不能相禮。將卒，遺命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而學禮焉。懿子雖師夫子，而僭禮如故也。夫子嘗以墮三都之命請於定公，季孫墮、費叔孫墮、郈懿子獨惑於公，歛處父之謀，成不果墮，則其歌雍以微，又無足惟矣。其如學禮之遺命，何此夫子答無違之隱意也。語及事親始終之際，生事死葬，已不及追，而祭以雍微。

有何難改。然懿子竟怙終以沒世。豈非聖門之罪人哉。

孟武伯章

一說漢疏云孝子不妄爲非。使父母唯憂子疾。疾外無復遺親之憂也。亦隱諷之詞。管云武伯在魯以負氣好勝聞。必多貽父母以可憂之事。夫子因病以藥之。註疏是也。

子游章

或以犬馬比父母爲疑。朱子曰此設戒之言。故特以尊卑殊絕之甚者明之。祭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

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編云。敬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

一說。漢疏云。今之所謂孝者。不過能養而已矣。至於犬司守。馬司乘。皆能以其力資人之養。但犬馬能養不能敬也。子事父母。能養而不能敬。則何以異於犬馬乎。甚言孝之不在徒養也。

色難章

義府云。人子事親。愉色婉容。亦是常事。如何以爲難。蓋必真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者。而後蓄而通。滿而溢。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惡可。

已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也。此豈可
以聲音笑貌爲之哉。記曰嚴威儼恪成人之道也。非
所以事親也。嚴恪且不可。况暴戾乎。可以知其難矣。
一說疏云色難言人子承順父母之色爲難。

回言章

通章以不足之詞寫無窮之意。曰如愚曰亦足曰不
愚俱是含咀。非上是形容。下是決也。求仲云夫子贊
顏回如父之贊子何嘗滿口。何嘗盡情。妙得其肯綮。
不違不必粘定言語神情之間。稍有相持卽違也。顏
子如大冶之待物。投卽化矣。如愚足發是夫子形

容之詞非果有兩境也。時時如愚時時足發時時足發時時如愚退省愚意亦不欲泥看卽在如愚中一眼覷進猶云迫而視之也。未知是不。退省卽作實說。夫子熟視顏子非止一日方有此贊愈實愈見其妙。續朱子語錄中有云足發眸面盞背皆見之。王字泰云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他骨髓故兜率悟後其師遠望見迎而謂之曰且喜大事了畢蓋開口不在舌頭上此可以想見顏子之發矣曰審爾則受教之時已見其眉宇矣如之何待退而省耶曰或問高新鄭曰聖人於顏子必待省而知歟曰

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朱子云：顏子於聖人所爭，只一釐。故夫子指點他，便與他相湊。所以嘿識心融，不消再問也。融消融，如雪在湯中，若不融，一句只是一句。如何發得出來，如人喫物，若不消，只生在肚裏，如何滋益體膚。胡雲峯云：不曰行而曰發，一發字最有力。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惰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鄒嶧山云：發如草木生意，謂之非造化之力。

則不可。謂之盡出於造化亦不可。

視以章

此是統論觀人之法耳。不必泥定善惡說。以由安是。因。圖。一。件。非。三。件。一。事。之。間。一。人。之。身。同。時。都。具。安。是。心。意。所。安。托。處。是。習。情。也。不。就。是。性。若。性。則。無。不。善。者。朱。子。云。安。是。他。平。日。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踞。傲。了。心。方。安。

溫故章

續筆乘云。性者我之故物也。溫之而不使寒之。則新
知日起。新非離於故也。性本日新。不溫則不知其新。
日溫日新。而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可以爲人師。曰可
以爲人師。非教人爲師也。解醒云。溫如火之溫。虛
焰便是助。灰滅便是忘。范氏云。溫故月無忘其所
能。知新日知其所無。陽明云。與其爲數頃無源之
塘水。不如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此亦言記
問之不如心得。王宇泰云。註云。舊所聞不易之說
也。而說者以德性固有易之。豈舊聞在德性之外乎。
豈性與知性可分新舊乎。夫子見世之學者。一件工

夫未透。覺無滋味。又做一件。如炊飯者。列數十鍋於前。燒得後鍋熱時。前鍋已冷了。縱燒千百年。豈有飯熟之理。故教他只將前日做過工夫。一線做出不到。微不至。徹了便是知新工夫。只在溫故上。溫卽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是也。但行住坐卧。茶裏飯裏。喜時怒時。淨處穢處。妻兒聚頭處。賓客酬酢處。辯公家職事處。了私門婚嫁處。都是第一等做工夫。提撕警覺的時節。若一處放寬。便冷了也。如此做工夫去。忽然一日。如大寐之得覺。大醉之得醒。向時黑漆漆地。霍然霧散。渙然水釋。從來義文周孔。一切聖人難明之旨。

不着一問人。自然頭頭上明。物物上顯矣。這便是知新。這便是物格。而后知至。可以爲師者。立則俱立。成不獨成之心也。故曰可以爲師。

不器章

文中子云。變通之謂道。執方之謂器。註云。體無不具。用無不用。是尚認君子爲器。特不局於一器耳。是謂通器。非不器也。惟虛中無物。故能應萬物而不疲。超方無局。故能出常局而不碍。與君子多乎哉。二句意同。楊慈湖云。偏則器。不偏則不器。止則器。不止則不器。有意必固我。則器。無意必固我。則不器。管

登之云學有方體便是器才藝何足言也

先行章

玩夫子語氣真無如當世之重言輕行何也歐陽子
曰脩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夫子之意矣許
云後從者婉詞也語曰不言而躬行最妙

周比章

外貌絕無不肖只是從出之地不同王宇泰云只
是這個人君子親之則爲周小人親之則爲比以普
愛衆人專昵一人分周比誤矣慈湖云君子心如
天地太虛然萬物縱橫紛乎其中孰爲反我者孰爲

順我者。反我順我。在物則爾。天地太虛。安知哉。惟其若此。故周而無可比也。小人本心一失。坐血氣紛擾之中。順則喜。反則怒。比此則遺彼。比彼則遺此。安能周哉。又云。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害其爲周。非如墨氏兼愛而二本也。小人以利合。爾女愛昵。相煦以沫。胡越可使一家。一旦臨小利害。父子有疑心焉。私欲之爲害如此。

學思章

王陽明云。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卽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

想出一個道理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學而不思。只空習個硬套子。不見趣。思而不學。只空見個景象。有何捉據。罔殆二字。光景略殊。總之俱是無實學。而無思。則有真實見解。精明而非罔矣。思而兼學。則有真實體驗。居安而非殆矣。罔昏昧也。殆搥扞不定也。無定物可依據也。罔是不得義理真意味。殆是不得義理實受享。思與學原是合一之功。玩二則字。可見病由分。思與學而生。非學思之有二也。

異端章

夏雲渠云。孔子時。楊墨與佛氏俱未興。只有一老子。孔子亦未嘗顯然攻擊他。異端二字。所指甚廣。陸象山云。異與同對。雖同學堯舜。而端緒稍不同。便是異端。或問如何是異。曰。子先理會得一端。則凡異此者。卽是異端。陽明云。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羅念菴云。必有見於千里之謬。始於毫釐。夫是之謂異端。景行館論云。正道如刀口上立。差過一些。便是異端。講錄云。謂之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在。至爲微妙。毫釐千里。辯

之不精。未有不爲所害者也。大慧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麵。永不可出。曹璉云。異謂之端。雖有禍天下之機。而勢未暢。惟有攻之者。窮極其異中之趣。而大暢其精神。則人心之蠱惑。不可勝言矣。故曰。斯害也。已。○此非末減。創異之罪。正以沮絕攻異之人耳。

知之章

人人有是心。卽有是知。學者多不肯認此平實之心。卽是知。而更以知求知。於知不知。就此平平實實一點。虛靈處。便是通乎晝夜。擴四海。貫古今。莫不在是。

豈更有他。人有心知。有意知。意知隨氣機爲通塞。心知卽本體爲光明。人能常提此知。炯然萬物之上。便是易所謂通乎晝夜而知。孟子所謂求其放心。象山所謂百世之上下。東西南北之海之聖人。此心此理同也。愚庸與聖賢同此知體。但愚庸日用不知。聖賢日著日察耳。時時提醒。是謂賢人了。了常知。是謂聖人。

于祿章

多聞多見。是子張所長。只重闕與慎上。了危云。祿在其中。與耕也。餒在其中。一樣看。耕者何嘗有求。餒

之心。然有餒的時節。是謂餒在耕之中。學者于祿亦如耕者于餒。並不曾想念。却有得祿的道理。便是祿在學之中。若說我修德而祿自至。則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亦顯然是不干之干矣。凡言在中者。皆本爲此而反得彼之詞。正是抹殺其干祿之心處。

民服章

疑問云。哀公看服字淺。夫子真說到服其心處。慈湖云。直者民心之所同然。枉者非民心之所同然。聖人得我心之所同然。舉之於上。而天下之同然者應矣。是之謂要道。紹聞編云。朱子論宋事。謂抹其根。

本之術。不過視天下人望之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
舉錯用舍。必當於人心。則天下之心。翕然聚於朝廷。
之上。其氣力易以鼓動。如癘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
熀其丹田氣海。則氣血萃於根本。而手足耳目利矣。
定公之世。直不舉而枉不錯。亦甚矣。故舉其最急
者。以告之。

敬忠章

講錄云。則字是破他使字。自然之效。不待使而然也。
義府云。康子求之。影與響者也。夫子教以求之。形
與聲耳。又云。上下此掣。則彼動。血氣不斷。故也。朱

子云、莊孝慈等。不是要民如此而後爲做得自家工夫。則自有不期然而然者。

爲政章

疑問云、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其於倫紀何如。夫子引書之言孝友者、意已特至矣。宋史李璠傳云、人不待仕宦、有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卽功業矣。慈湖云、學者隨文釋義、皆能言之、而能深知孔子之心者、有幾。後世學者、其能於平居事親、從兄時、與出而事君、臨民果一而無二乎。於以驗孔子之心、常一而無二、變化云爲、日用萬

殊。而道心常一矣。

按照昭公為季孫意如所逐，葬於乾侯。六月癸亥，喪及壞階。秋七月，始塋于墓道南。不與魯先君同兆。孔子為司寇，始溝而合諸墓，故曰昭公不得正其終。公之在乾侯也，二子務人、公衍及母弟宋從喪。至二子不得入，宋於季孫無忌子家鞅所謂貌而出者也。得先人是為定公。意如欲抑之，立威喪五日始得即位。非禮也。故曰定公不得正其始。

無信章

蘇子由云：我與物判然二也。車與牛馬判然二也。將何以行之？惟有輓軌以交之。而後車得藉於牛馬也。輓軌者，相交之物也。車與牛馬得輓軌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

吾然後知信之爲軌軌也。

十世章

所因所損益總。是此禮。禮包大小。非是兩件。損益正。是因中事。了凡云。大抵萬年之事。皆起於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損夏。之所有餘也。其所益夏之所不足也。故卽夏之禮而。殷禮所損所益可知已。周禮亦然。則自周以後。雖百。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之極。秦之興必有焚。書坑儒之事。秦慘酷已極。漢之興必有豁達疎漏之。事故。遞遞相因。皆可豫見。人顧不警耳。故聖人酌一。

事必懷千萬世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百世之流弊。誠慎之矣。又云。因字不與損益對。謂因其禮而損益之耳。因字不重重損益字。蓋將來之不可知者。以世變之無常。故千張以十世爲難。而夫子謂百世可知者。以窮則變。變則通。通生於變。變生於窮。窮生於常。則無常而未始不有常也。世之變者。莫如秦之代周。漢之代秦。皇明之代元。然一切名物制度。不能不仍其故。而就其中損益之。無不可知其故者。况三代乎。故昔之極重而不返者。卽爲將來所裁減之端。而其所頽廢而不振者。便爲新王所增修之處。試思今

日之所餘者何在。不足者何在。則後世之所損益可知。而損之不已。以至於頽廢而不振。益之不已。以至於極重而不返。則復爲後世所損益之端。又可知已。如秦之廢封建而郡縣。此損益之至大。而後世之所恨者。然亦窮而變。變而通。勢之所趨而不得不然也。漢激秦之無尺土封。則不得不大封同姓以填萬民之心。及七國之亂。則不得不分裂以弱其勢。而權歸於外臣。王莽篡而伏節死義之臣少。則不得不重節義而任官闈。宦者重而節義之士與之爲仇。則党禍興而十常侍之難作。不得不假外兵以除之。而漢祚

移矣。此以意卜度之。真是百世如見。而况聖人窮靈極數。坐照千萬世無前後際者乎。

一說管登之云。夫子所謂百世可知。實知繼周以後損益之事。卽其以秦誓繼周書。以春秋大一統之義。待後世可想已。其本則從知天命中來。固不類後世術士之緯學。亦豈如談道家之泯然論理而已哉。果若朱子註中知來之說。則記誦詞章家。孰不能知百世。子張可以無問。夫子可以無答矣。○愚謂子張好窮高遠。其所問蓋實指歷數之所傳也。故夫子與之言理而不與言數。然理在而數亦思過半矣。曰聖人

其知繼周之爲秦乎。曰不知。不足以爲聖人。何以不言。曰子不語怪。

非其鬼章

講錄云。此章只是教人不惑於鬼神。而專用力於人道意。他日又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是此意。管云。此二節必係有激之言。豈爲季氏旅泰山傷冉有不能救而發歟。

八佾二章

了凡云。按廟制。室外爲宮。宮外爲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日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原旨云。大夫不得祖

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皆祖桓公而立廟。故得襲用魯廟之禮樂而僭天子。明堂位云。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先儒嘗辯之。卽有之亦賜周公耳。非賜群公也。季氏卽祖桓公安得僭而用。

楊用修曰。魯用天子禮樂。末世之失也。明堂位。陋儒之失辭也。不可以罪用。公伯禽。然則魯之僭何始也。曰。在春秋與魯頌。春秋桓公五年大雩。雩之僭始於桓也。閔二年禘於莊公。禘之僭始於閔也。僖三十一年四卜郊。郊之僭始於僖也。閔宮三章。首言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下乃言周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龍旂承祀。云云。蓋魯自伯禽而下。十有八世。至僖公始有郊祀。而詩人頌之。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故記載孔子之言曰。杞之郊祀禹也。宋之郊也。祀湯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僖

時曾之僭禮。不唯聖人非之。天下有識者皆非之。曾之君臣。恐天下議已。乃僭名於成王伯禽以掩天下之口。曾之陋儒。作明堂位以誦之。甚矣其無忌憚也。

不仁章

樂書云。仁者禮樂之實。禮樂者仁之文。人若不仁。空有那許多周旋百拜。鏗鏘鼓舞。許多勞攘。當不得那禮樂。

林放章

禮與其節。是大哉問。下轉語。若曰。居今之世。而言本難矣。但得儉焉戚焉。不猶愈於奢且易乎。詞氣感慨。亦見聖人因時轉移。不過其量。非本不可言。姑言其

近本之謂也。

續

玩二與其字二寧字。有無限感慨世

變深情。木字。畢竟不曾說出。然已宛然。不須饒舌。

初問云。與其二句。是文章華美。上約到近裏着。已處。

步步收入進來。便可尋出禮之本。其本安在。人心一

念之忠信。未可名之。爲文質。而文質緣以從生。處是

也。夫子非不能直指言之。但揀當時之弊。得寧儉寧

戚。是亦可矣。義府云。問寧儉二句。明明卽是本。如

何。又說近本如此。則本在何處。曰。本是句。團團說話。

今却零碎看了。障住眼睛。你看古人制字。一在木下

爲本。一在木上爲末。一是何物。木得之而爲木。人得

孝而爲人。以至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萬物得之而爲萬物。皆此一也。從儉入奢。是從根到枝葉。是一在木上。如何不是末。從奢入儉。是從枝葉到根。是一在木下。如何不是本。

一說管登之云。放間禮之本爲三家僭禮發也。凡禮必本於人情之所安。三家之僭。歌雍詩舞八佾。旅泰山。失禮之本意甚矣。故問夫子以僭禮之端。恒起於奢易。故本儉戚以矯之。獨揭喪禮必有爲之言。○愚按照不如林放句看。殊有理。

夷狄章

此。是。借。夷。狄。以。甚。痛。中。國。非。貶。中。國。而。尊。夷。狄。也。噫。
此。春。秋。所。以。不。得。不。作。也。

一。說。漢。疏。云。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
君。若。周。召。其。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云。云。

旅泰山章

此。章。責。冉。求。之。意。重。季。氏。不。足。責。也。求。也。與。聞。而。不。
救。故。曰。女。勿。能。救。與。見。求。力。能。得。之。季。氏。而。不。肯。救。
耳。至。正。對。曰。不。能。則。求。亦。不。足。責。已。故。轉。對。泰。山。而。
嘆。之。無。聊。極。矣。鳴。鼓。之。責。直。泰。山。之。責。婉。直。不。如。婉。
之。痛。也。續。是。可。忍。也。以。心。動。之。奚。取。於。三。家。之。堂。以。

義止之。女弗能救與。以規諫望之。至於曾謂泰山不
如林放乎。則計窮而嘆息於虛無之神。其詞愈緩而
意愈切矣。管云。按禮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故
曾公得主泰山之祭。此卽所謂禮之本也。舉國視爲
故事。而林放獨懷不平。故夫子大其問而復借以警
季氏云。

無爭章

無爭就君子見。謂之君子。則如太虛然。任萬物入其
中而皆化矣。不聞太虛與萬物爭也。故不徒曰無爭
而曰無所爭。獨舉射者卽有所爭之處。以見其無於

此無爭。則真無爭矣。故曰君子無所爭。

素絢章

逸詩之旨大意言笑之巧也。目之美也。出於天者也。而倩馬盼馬。是天下莫絢於天然。而粉澤爲下也。果爾則天地間一素足矣。詩人又何必並言絢乎。豈有素則不可無絢乎。子夏之疑正在於此。非疑其以素爲絢也。夫子曰素絢之不能相無者勢也。但繪事不得。不後於素耳。繪事向。夫子只淺淺解素絢大意。其實道理便見有質不能無文。但文生於質。不得不居於後。此便是彬彬先進之意。子夏滿腔是論文。

質借詩以探之。其疑詩也。是激於當時之虛禮。思獨
存一質以挽之。其意美而論猶偏。一聞繪事之言。便
悟得質文不容偏廢。卽今日之彫繪滿眼。亦必有爲
之先者在焉。便是文質之大中至正矣。如此讀詩。真
是敲骨取髓。直得作者所以立言之意。夫子安得不
稱之。今人講禮後。只講得文後耳。禮該文質通體。
是後續子貢亦不是抹殺禮。但識得是後所見自然
不同。續

一說義府云。笑與盼皆素也。巧與美卽絢也。巧與美
不出於粉飾。而卽出於笑與盼。則全素是絢。全絢是

素也。子夏之見及此。而問詞不露。夫子以其平日在文學之科。欲挽而歸之質。故曰繪事後素。子夏卽繼之曰禮後乎。夫仁之在禮。猶春之在草木。使春在前。草木在後。則血脉斷。春不能榮草木。而草木不能顯春。仁之非先。而禮之非後。猶是也。故曰三千三百無一事非仁也。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乎者不然之詞。蓋言禮之不可爲後。而非悟禮之爲後也。他日駁子游之不當以先後分本末。卽是此意。此正夫子受用處。然其答問時。念不到此。而子夏及之。故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

已矣。○此本揚慈湖說而暢之。

夏禮章

此夫子慨周末之時。故思二代之禮。夫子與禹湯精
神心術。真有會通處。故曰吾能言之。但無所徵。雖言
之世亦不信。所以嘆杞宋之無徵。向使杞宋之文獻
猶在。則夫子之言足徵。二代之禮。與周初斟酌之制。
不燦然在人耳目。何得凌夷蕩滅至此。思二代正是
從周。非有二也。文獻不足。不獨是子孫凋謝。亦緣
汨沒於文勝之習。日亡日去耳。疑問補云。有謂周
禮在魯。夫子恐魯如杞宋之不能守。故以此言致微。

云。亦小有意。不如前說大。

禘自章

是夫子不足行禘微意。蓋灌之後。便禮行九獻樂舞。八佾。所以不欲觀。說吾不欲觀之矣。詞。姦而神傷。要得渾融。似不吐不咽話頭。方佳。懈怠是朱子臆說。豈有灌而便懈怠者乎。灌是一獻二獻之禮。於此不欲觀。是開首便不欲觀也。孔氏註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按禘禮無列尊卑序。昭穆之文。朱子言懈怠亦是刺說。斷以前說爲正。

按周禘以后稷爲始祖而禘嘗。嘗禘追祭文王而以周公配之也。春秋閏二年夏五月告禘於莊公。以莊公配也。又傳八年秋八月禘於太廟。致用夫人。又荀釐辭荀偃士曰。嘗有禘禮。賓祭用之。夫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甚矣。楊升庵云。禘之僭自閏始也。又史記云。平王東遷之初。嘗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安知禘不起於惠公之時。但必不賜於成王耳。禘禮九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珪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灌灌王。詔灌將之儀。與其早宴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服副。祿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圭瓚酌。宰彝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璋瓚酌。黃彝之。鬱鬯以亞獻。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二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玉爵。后酌琖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此大禘之禮也。

問禘章

不知也。雖有不欲觀之意。在內。却實話。此等處。真是知淺而不知深。之於天下。不必添出治字。朱子云。此等處。極難理會。可見先王制禘之心。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舉而措之天下。橫衝直撞。無非此心。無所不透。此豈可以言語形容得。此豈可以意見窺測得。故曰不知也。不知最親切。今人全爲知字誤了一生。卽如禘禮。須有先王無古今無遠近無顯微之心。方知得禘之說。只在文字上盤桓儀節上考索。而曰予既已知之矣。則既灌而往。何以不足觀也。

祭如在章

記者因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一語。想出他平日承祭精神。無不如是。語意以上節疏。下節非以下節證上節也。兩如字相喚。續慈湖云。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心。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於如在。何以明鬼神之實在。知人則知鬼神矣。知我則知彼矣。人不自知我。故亦不知鬼神。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於以明人卽鬼神。夫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神也。神無形。無形故無限。量易大傳言範圍天地之化。中庸言聖人之道發育

萬物。可見天下萬世之人，皆能範圍天地，發育萬物。而人自不知也。知人之心神，無方無體，無所不在。則知鬼神亦無所不在。孔子自信，故亦信鬼神，以爲鬼神實在，非意之也。

媚奧章

原旨云：夫子只說一天字，便壓倒了奧與窔。朱註天卽理也。反覺氣緩了。管登之有辯，文多不載。

一說孔云：奧喻近臣，窔喻執政。管登之云：所謂奧必指彌子瑕侍人，瘠環之屬。其時孔文子執衛政，而賈與祝鮀預焉。是所謂窔也。蓋有激於衛人之舍執政。

而結靈公之近臣者。故發此傷時之問。朱子謂諷孔子之附已未必然。

周監章

了凡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乃漢儒附會之詞耳。天下日質而日趨於文。唐虞視結繩已爲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至武周制作時。天下日趨於文。不得不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斟酌損益。盡善盡美。郁郁乎文哉。是贊其經制大備。非贊其文盛也。猶贊堯曰煥乎其有文章云耳。從周正從先進之意。豈從周末之文哉。郁郁乎文哉。上緊着周監於二代一句。可見世

趨於文。而文武猶以二代之朴留之。使不至於盡漢。寧如末流之汎濫而盡失其故乎。故曰吾從周。

太廟章

陽明云。聖人之心。只有個天理。便有許多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爲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個矜字矣。聖人動容周旋中禮。遇一事則一事之節文生焉。宗廟生欽。墟墓哀常。人猶然。况聖人乎。入廟每事問。是有所不能已於衷。故問此。便是節文之所在也。但聖人渾身是禮。初不自知。因或人之譏。始自回想。亦覺不錯。

故曰是禮也。猶師冕章節節是道。然亦不覺因于張。枯出便見是道耳。舊說千番回護不免有抵對或人意。大失聖人心事。

按太廟周公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明堂位云。魯之太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山節藻梲。復廟重櫨。剝楹。達鄉。反坫。出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若然則魯廟借甚。非周公所定。侯國之禮制矣。每事。謂宜無意哉。

射不章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不說今人之所無。而但嘆古人之所存。有無限感慨。射是禮射。若武射者。自須貫革。為力不同科。不須添出德字。古

家爲尾大不掉之臣。故教以忠。

關雎章

李卓吾云。關雎之詩。未得則展轉反側。寤寐思求。其神傷也。既得則鐘鼓琴瑟樂之不厭。其樂淫也。夫子反曰。不傷不淫。何哉。曰。此節有慟乎之說也。非夫人之爲慟而誰慟。然則關雎樂之淫也。而自不得謂之淫。哀之傷也。而自不得謂之傷矣。一說此贊樂也。非贊詩也。漢疏亦然。

問社章

此書究竟難解。姑以激於季氏之專魯。而諷哀公以

攬權之說。

管仲章

器小是管仲之定評。未嘗有所指。或人不知而以下兩項疑之。夫子隨問隨答。非用以解器小也。雖然。若是大器人定不如是。器小雖不知所措。似以玉角之說爲正。然只渾說。故或人求之不得其故。迺有下二節。馮開之云。惜管仲是高手。罵管仲是拙手。妙解極矣。續李見羅云。管仲春秋亦算他是個人物。惜其不明於學。最初發心。只爲富強之計。求可求成。而無正心誠意之功。爲之本領。故成功之後。不免驕氣之

生。又云因憶堯舜。若非知學。則當地平天成之後。生
了多少驕慢。而方且兢兢。方且業業。看得天來大的
事。只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也。如此後謂之器大。袁
七澤云。人在天地中。天地在空虛中。空虛在道中。若
一泡之在大海耳。然人能包羅空虛。位育天地者。非
人之能。乃道之能耳。故不明夫道。卽極掀揭之業。特
一泡中出生之微塵小泡耳。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藉
令仲能源頭上清微一番。卽無一匡九合之功。其器
何嘗不大。孟子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而性不存焉。又曰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况

么麼伯業乎。○愚按二條析器之所以小精矣。夫子似渾淪說他器小。

魯太師章

樂其可知也。陡然一語含意無窮。始作云云。至以成一氣說下。若曰如是始作如是從之。翕如純如繳如。繹如而俄焉成矣。當此之際豈無有恍然悠然是器數而非器數。是聲容而非聲容。爲子可知而不可言者乎。是在自會之耳。若說知其始知其從知其翕如等。太師寧有不知何待夫子。續李卓吾云。夫子語魯太師之知樂。全在聲容節奏之間。此亦何難知者。而

夫子故語之耶。曰：此正樂之可知者也。夫始作而會
如從之而純如皦如繹如則樂成矣。此則太師之所
知也。至於所不可知者，則出於聲容節奏之外，可以
和神人而協上下，可以儀鳳凰而舞百獸，如季札所
謂如天之無不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夫子所謂不
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聞之三月不知肉味也，則太師
當自得之，非夫子之所能語也。所謂樂之不可知者
也。本文只說可知，不曾說不可知。舊說由可知知
其不可知，大謬。續

儀封人章

木鐸乃徇於道路之物。作周流四方以行其教爲長。且以得位望夫子。不若以萬世屬夫子爲大。羅近溪云。將是將無之將。封人已窺見飛龍之統。當禪於見龍矣。故有此言。三代盛王皆兼有君師之統。故曰作之君。作之師。至孔子而君師之統始分。委是乾坤一大變局。但封人於當日言之儘高。

子謂詔章

此章只空空說樂爲是。禪伐性反。是夫子推原說話。以功屬美。以德屬善。尤支離。盡善不在盡美之外。玩習之而形神醉。未盡善亦不在盡美之外。體味之。

而悼惜生。續張伯起云。未盡善。夫子未嘗貶武也。樂由心生。武之心。卽舜之心。而武之時。非舜之時。從時而大違其心。斯以其心之戚然不安。悵然不怡者。被諸樂。而音聲節奏。升降屈伸。皆以發其歎然不自安之意。而比諸古風。有不侔者矣。夫子對韶而嘆之曰。美則美矣。未盡善也。假令武王生唐虞之際。安知不爲韶哉。

一說管登之云。此非評韶武之優劣也。乃惜傳武樂者不能如傳韶樂之盡善也。他日與賓牟賈論武王之樂。至於聲淫及商。曰非武音也。有司失其傳也。此

是左證。

居上章

了凡云。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但他本領已失。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此項人是有格套而無真精。若外貌政自可觀。其實根本已撥。故曰吾何以觀之哉。續